

唯物辯證法入門

凌應甫譯



唯物辯證法入門

德波林著

凌應甫譯

江南書店印行

革命的辯證家伊理齊

一

筆者並不以無遺漏地給伊理齊底辯證法底一切特徵，於以下的論文為問題。因為那恐怕有把馬克思主義底方法論全盤地敘述的必要，那就超過雜誌底論文底範圍。還有必須考慮的：伊理齊底一切著作都為辯證法所飽和，而且在他——和在馬克思同樣——辯證法與應分析的現

象底具體的內容融合着。在這種狀態底下，要給一個涉及伊理齊的辯證法底全範圍的批判的敘述，只有由分析他所論究過的，及闡明過的，全體底具體的材料及一切問題，才可以辦到。所以我們有限制我們的問題，挑選那在全體性上形成辯證的方法的，基礎的辯證的契機或範疇的必要。那麼我們爲這個目的，大概利用關於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及革命的，伊理齊底分析。

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辯證法，異於黑格爾底辯證法之點，在於牠沒有唯物史觀和自然觀則全然無從着想。牠並不是表現站在現實之外，或超現實的諸範圍的其獨立物或一種全體性。馬克思主義的這個特徵，在性質上將唯物辯證法從觀念的辯證法——在歷史上雖然前者是後者底承繼——區別。

哲學思想底歷史的繼續或連續性，部分地條限在科學的研究方法論和一般的世界觀底領

域內的，那革命的變革——完成這變革的事業保留在馬克思手裏。觀念的辯證法在牠的發展行程上遇着牠自身的矛盾，因為辯證法在其全本質上是要求具體性，然而一切種類的觀念論，結局，停頓在抽象的思惟，概念或理念的領域中的緣故。所以辯證法底內在的發展，要求往現實性底——而且不是幻想的且詭辯地被修改了的現實性，往有生命的具體的現實性底——進行。於是這現實性底唯物的性質，正是必須闡明了。觀念的辯證法，一旦與牠自身的基礎相矛盾，立刻轉化為其反對物——唯物的辯證法。

我們雖力說辯證法底內在的發展，當然我們一刻也不忽視伊理齊因為同理論的辯證法區別起見，而命名為實踐的辯證法底重要性和其使命。這裏所謂的實踐的辯證法，不外現代社會內的階級鬥爭底實踐。如果思惟因存在而規定，那麼，理論的辯證法自然是由實踐的辯證法而

規定。

如黑格爾正確地所指示，“無論什麼，只能在完全爲研究方法所克服的時候，才能爲我們所把握，真實地被理解。”*

* 黑格爾“論理學” (Wissenschaft der Logik, Teil II, S. 330. Ausg. 1834).

這個場合，在黑格爾眼中的，並不是單單的方法，而真是科學的方法。但是他惟獨在辯證法裏瞥見科學的方法。據黑格爾及馬克思底學說，研研方法並不是同對象本質上無關的，主觀的，從客觀的現實被分離了的什麼東西。黑格爾底方法論底特徵，乃在於黑格爾在方法裏發見具體的內容底形態。那即是意義客觀的方法必須爲科學所用。當然黑格爾，因爲從觀念的見地出發，所以在他呢，現實結局歸於絕對理念，絕對理念底內容，結局歸於發展底概念，於是他不能正當地實現該項要求。在他呢，內容底發展底形

式，即發展概念底發展形式，形成方法。

馬克斯底世界觀，給了正確的科學的解決於方法底問題。馬克思——關於方法底客觀的性質的問題，遵從黑格爾的馬氏——將方法那自身的唯物的基礎遺留給我們。黑格爾，在發展底理念乃至概念底領域中運動。在他，這些發展底概念底形式形成研究方法。反之，唯物的辯證法在概念中認識現實的事物底反映。形成研究方法的，並非事物底外的形式或概念底內的形式。而是現存着的現實底內在的形式。主觀和客觀間的對立，如果形成一切認識底出發點，研究方法却是回復這兩者底統一的東西。客觀的現實底內容，變動及發展，不可不在研究方法裏面反映於科學底形態。換言之，研究方法所足道的，在概念反映現實以內，概念是適應於現實那自身。研究方法是“一切客觀性底靈魂”。

辯證的研究方法底職務是客觀的現實底認

識。然而現實決不是作為什麼完成了的及封鎖了的東西現存着，牠是表現由諸對立物而成的，一個統一體及一個發展過程。所以昂格斯說，“在牠(辯證的方法)底前面，沒有什麼究極的，絕對的，神聖的東西；牠證明一切萬有底消滅性，在牠(這方法)底前面的，不外生成與衰亡底，由低而高的無限底向上底不斷的過程，這方法那自身也不外這種過程反映於正在思惟的頭腦裏的東西。”*

* Engels Ludwig Feuerbach. 7 Aufl.

S. 4.

首先，辯證的唯物論是，使一切內容從屬於形式現實那自身的“魂”辯證法的河流的，一個正確的科學的方法，然決不是一個哲學的系統。

我們現在轉到伊理齊方面去看，首先應該注意的，就是他不絕地力說辯證的方法底非常重要性。在他，某一現象，照黑格爾流講，完全遵

從辯證的方法的時候，才能爲我們所認識。現實爲辯證法底光所照的時候，顯現爲“生成及滅亡底過程”，牠在我們底觀念及概念裏面，以及在我們的實踐的行動裏面，適應地反映。客觀的現實，這現實底認識，以及對於牠的現實的作用，——即自身正在變動的现实，爲立足於這些變動過程底認識上的人們，所積極地變動着，——這一切是自己自身辯證法地結成一個綜合的全體的契機（Moment）。這樣理解了實踐是客觀的現實和那“主觀的”認識底辯證法的綜合。馬克思主義把實踐那自身提高至一理論的水準，同時因此把理論做成實踐所不可缺的一構成部分。

二

伊理齊非常尊重理論。因爲正是在理論中，——牠只要是科學的，適應於客觀的現實以內，

——人間的實踐底全體性集中着。不立足於什麼科學的理論的實踐，只是追隨的經驗主義。伊理齊講“在馬克思，哲學和經濟學結合為一個有統一的唯物的世界觀。在馬克思，一般的哲學的構想站在最廣汎的基礎上。”*伊理齊最堅決地，和經驗論——停滯於理論之前的，包括的一般化之前的，一切所謂“徹底的經驗主義”鬥爭。“對於科學地分析現代的可能性底懷疑，科學底放棄，以一切的一般化為無足重輕，在歷史的發展底一切“法則”前面掩目，想見樹不見林的努力，——這是一切近代布爾喬亞的懷疑主義底，又如司徒魯衛氏所提供我們的，死了的，無魂的，一切煩瑣哲學的，階級的意識 (der Klassen-sinn)”**

“伊理齊全集”(俄文本)第十二卷，第二冊，382頁。

** 同上388頁。

伊理齊，如我們所見，在想把現實容解於“現象底混沌”裏面的努力中，看取煩瑣哲學及“冷淡”；反之，要求包括的科學的一般化。在今日的資產階級中恰恰，“冷淡”，經驗主義，懷疑主義聚匯着。所以在社會科學底一切領域中，否，即在自然科學底領域中也是，布爾喬亞的學者和理論家方面，有推却理論，“森林”，全體，而以單純的“事實”為滿足的努力。

在另一方面，他，把以“科學的”定義為論理的遊戲，或從現實分開理論，轉化法則為離現象事實而獨立的東西，斥為煩瑣哲學。代表這種見解的，是那觀念論，因這種方法，牠使統一的，不可分的現實，分裂為兩個獨立的世界——本體底世界和現象底世界。

在對於司徒魯衛的論戰中，伊理齊以卓越的方法，暴露了煩瑣哲學底兩個變種底本來的性質和科學的不完全性。顯然司徒魯衛在他的

大著“經濟和價格”中，把價值底範疇說成幻像，只把價格作為事實看。伊理齊以最高的憤怒，斥拒這種科學底卑俗化和冒瀆的試嘗，真是對的。

關於司徒魯衛及其他布爾喬亞的理論家，作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毒劑，宣傳經驗主義和觀念論底試嘗底階級的意識，這以上再沒有說明的必要。那太明白了。關於司徒魯衛底方法論底“誤謬”的地方，伊理齊完全把牠揭出，他因此從新表示作為科學的方法的辯證法底無比的特長和其非常重要性。

據馬克思所講，即布爾喬亞的最優的代表者，停止於“外觀世界”底限界內。然而假使“現象形態和事物底本質直接地一致了，一切科學將成為贅物。”* 布爾喬亞的經濟學者沒有發見現象底內的聯絡的能力。他們固執於外觀底世界。

*“資本論”卷三，第二冊，352頁。

辯證的方法樹立對於“事物底本質”的“現象形態”底正確的關係。由這種辯證法的見地，——即從在一方爲本質與現象間底對立，他方爲這些東西的聯絡或統一，——出發，伊理齊，關於司徒魯衛所提出的價格和價值底互相關係底問題，力說科學在現象底外表的混沌中，到處向我們啓示其基礎的作用。“價格是價值法則底顯現，價值是價格法則——即價格現象底結合了的表現。”**

***“伊理齊全集”卷十二，第二冊，389頁

述說離開價格底價值底獨立性，等於嘲笑科學。伊理齊繼續講，——“如果價格是表現交換關係，那麼必然地不可不把握各個的交換關係和繼續的交換關係，偶然的關係和大量的關係，一時的關係和包括長期的，關係底區別。雖然如果是這樣的，——無疑地是那樣的，我們以同一底必然性，由偶然的個別的關係進於正當的

大量關係，即由價格進於價值。”又繼續講，“如果價格是表現“實現化了的交換關係”，當然有如次的問題，——誰締結這交換關係？毋庸講，那是互相交換的經濟。那麼，這種交換關係，如果不是作為一時的例外偶然地執行的，而是不絕的規則地到處日日反復而起的，這“交換關係”，把經濟底總體結合為一個統一的經濟組織，是明瞭的事實了。”*

*同上，390, 391頁。

我們對於如馬克思所展開的“本質”與“現象”底辯證法，這裏不能十分詳述。我們想把牠在別的關係裏面說明。但是力說以下的事，我想在我們是一定必要的。即是現實，決不是表現特別的“外的假象世界”或特別的“現象底混沌”或本質自體，毋寧是表現那些東西底辯證法的統一。黑格爾講，從外的本質或法則分離而觀的假象，構成我們所以為“非本質的”東西。本質包括

“非本質的東西”，包含對於其他的那東西底關聯，即內的聯絡。

三

伊理齊以辯證論者的資格，常要求應研究的現象底具體的處理。沒有抽象的真理。真理常是具體的。抽象基於概念底純粹的，形式的，唯理的把握。反之，具體的真理出發於概念底辯證法的把握，在什麼點上兩者可以區別呢？在於：形式的抽象的概念表現多少超出現實以上的幽靈。形式的論理在概念底構成上，需要由事物及現象底具體的內容，及一切特殊性而來底抽象。形式的論理由搜集類似的特徵，消去其差別的特徵，以求形成抽象的概念。

所以通常我們在一概念底下理解普遍的現象，黑格爾這樣講過。“關於概念而云謂的時候，平常牠不過單是我們因此浮於眼前的抽象的普

遍性。所以概念被定義爲一個普遍的表象。我們在那意義上關於色底，植物底，動物底等等概念云云的時候，這些東西是由除却種種的色，植物，動物等所因而互相區別的特殊性，確執其同一底共通性而成立的。悟性把握概念的方法如此，所以感情即主張這種概念是空而且虛的，只是幻像影子，也是正確的。”*

‘黑格爾“哲學底百科辭書”(Enzyklopä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S. 163. S. 320, 321. Ausg. 1843.)

由這樣概念底把握，像黑格爾所正當地方說過的，一切自然的，個別的，特殊的消去，豐富的自然底多樣性全部自己蒸發掉。“在生(Leben)底性質裏躍動的東西，在思惟底寂寞裏沈默化；顯現於千重裝裹的驚異中底生底性質底溫暖的富實，在乾枯的形式中，化爲暗澹的北朔霧靄一

般的無內容底普遍性謝去。”**

**黑格爾“自然哲學”(Naturphilosophie, Werke, VII Band, S. 13, Ausg. 1842.)

辯證的概念必須因具體性而有其特色。所以事物底特殊性，不可不滲入作為一個統一而想的這唯一的科學的概念中。如黑格爾在別的地方所言一般，概念是一具體的不可分性，因為統一還包含了對於牠自身的關係，即普遍的緣故。概念底諸契機不可互相分離。所以科學的辯證的概念，在牠自身裏面包含了與普遍相並的，產生具體的統一性和具體的聯絡的，現象底一切特殊性。因為特殊性底內的關係，表示往普遍底推移底可能，同時反之，我們須由表現聯絡的普遍的定義，推移於具體的且特殊的內容。

馬克思主義常時給特殊的特性底契機(Moment)以重大的意義，因此把這特性同普遍法則性共鳴起來。伊理齊完全地理解了特性及普